

爭取台灣加入WHO

涂醒哲 / 總統府國策顧問、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常務理事

八年前，公元1997年，是台灣向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叩關的第一年。當時台灣醫界聯盟總會會長李鎮源院士，帶領一百多位關心台灣前途的海內外人士，包括十多位記者以及李應元、陳永興、沈富雄、洪奇昌等幾位民進黨醫界立委，帶著布條、文宣品（五國文字），進軍日內瓦，利用WHO即將邁入第五十年，在開第四十九屆世界衛生大會（WHA）的機會，去向世界與會各國台灣要加入WHO宣達（TAIWAN FOR WHO）的渴望，去讓各國了解一個兩千多萬人民的國家，被排除在WHO的荒謬，也讓各國了解，WHO缺了台灣，對其成員國是多麼地不公平。

記得八年前那天，我們全體參與者冒雨站在世界衛生組織外面拉著布條，喊著口號，在場很多醫學院教授平時在國際醫學會上當主持人，在場立法委員平時到邦交國參訪均受高規格禮遇，此時為了台灣，大家心連心，手牽手，記得李鎡堯教授要出發前已經感冒，李師母無法阻撓李教授參加，只能拜託我多照顧老師的健康。我唯唯諾諾，幸好李教授愈戰愈勇。所有參與者看到八十高齡的李鎮源院士，這位國際知名的學者，前台大醫學院院長，屹立不搖的站在日內瓦WHO前，風雨不退地為台灣加入WHO努力，大家都很感動。

很諷刺的是，當我們台灣團成員無法進入WHA會場（只允許五個拿台灣籍的人

代表進入旁聽席，我是其中之一），只能在外面分發傳單，但WHA內卻放映台灣如何對抗B型肝炎的成功經驗。顯見衛生醫療無國界，各國經驗需要交流，WHA內外如此強烈的對比，相信給當年參加WHA的各國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1997年當年的宣達團活動，我個人認為十分成功，雖然因為第一次沒有經驗，而當年外交部及衛生署幫忙不多，阻礙不小，加上準備匆促，有所不足，但整體而言，由於大家（包括記者朋友們）的盡心盡力，從示威、旁聽到晚會，可說大開眼界，收穫良多。我利用進入旁聽席的機會，溜進大會收發室，將晚會邀請單及TAIWAN FOR WHO的文宣資料塞入每個會員的信箱中，並不忘到處寒暄、遞名片、送文宣，覺得興味盎然。

最難過的時刻是在WHA旁聽的時候，由於這是第一次，在外交部的安排下，支持我們的國家逐一發言，表達台灣加入WHO是健康議題，WHA不討論此案是不合乎WHO宗旨的，而中國也動員其邦交國，輪番上陣重覆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省，沒有資格進入WHO，如此你來我往，最後訴諸表決，其中中國代表講的話最為噁心，他除了重申台灣屬於中國外，更大言不慚地說，台灣人民的健康，中國極為關心，不但交流頻繁，並給予台灣人民最好的健康照護……。在座團員對這種

不要臉的謊言均極為生氣、不齒。

第一年的結果以表決收場，表決時原本應不記名投票，但中國代表提出要求，逐國唱名表決，在這種情形下，一些同情我們的國家也不敢明確表態，只好反對，結果只有十九個國家支持將台灣加入WHO的提案列為大會正式議程。由於是第一次叩關，大家也明知不可能成功，但親自見證中國的蠻橫態度及台灣國際外交的困境，也算是一種收穫。事後，有些人對外交部及衛生署的表現嚴予批判，或許這是為什麼第二年起，外交單位不願再全程辯論，而採取我們派二國，中國派二國發言，大家作作樣子，和和氣氣，意思到了就收工，因為只有十九國支持的確難看，反正有到日內瓦，有抗爭過，國人滿意就好。

這種情形到了公元2000年阿扁當上總統以後，情形開始改觀。阿扁總統是有史以來最關心台灣主權，最積極推動台灣加入WHO的總統。記得阿扁當台北市長時，時值五月市議會開議，他仍同意我所提「健康外交，人道回饋」的理念，指派我參加WHO宣達團，我是當年唯一參加的衛生局局長，雖然在這之前，我曾在一次全國防疫會議上大聲疾呼，鼓勵各衛生局局長共襄盛舉，以示衛生單位（首長）的支持。可惜當時宋楚瑜省長轄下的各衛生局無一人參加，事後幾年，有次宋楚瑜還大聲說他多重視WHO，多努力促成WHO宣達等，被李鎮源院士為文罵他「白賊七」，我也曾寫一篇文章，說明宋楚瑜從未支持，完全空口說白話，不要臉。阿扁市長任內最後一年到美國參訪，也利用機會向美國表達台灣加入WHO的心願，要求美國協助。因此，當阿扁選上總統後，

外交部及衛生署都動了起來，阿扁的意志力使得外交部及衛生署從被動、阻撓，變成半被動配合。到了2004年，首長已是非常主動，官方同仁也已到了半主動，如果沒有阿扁總統，我不相信這幾年來台灣進入WHO的國內共識及國外支持，可以有這麼快的進步。

2003年，是台灣進入WHO的轉捩點，當時SARS全球蔓延的疫情，使各國對於中國掩蓋疫情非常生氣，台灣民眾也對WHO不能即時來台協助表示不滿，我利用此機會，和外交部合作，以最快速度在4月20日舉辦了全世界第一場國際SARS研討會，開會前致詞時，我打出厄巴尼醫師的相片並請大家起立默哀一分鐘，閉會時我更宣布提出一百萬美金成立基金以紀念厄巴尼醫師。這些動作加上我在SARS期間親自寫了七封信給WHO的幹事長Dr. Bruntland，也寫了二封信給世界一百四十一個國家的衛生部長，向他們說明台灣未加入WHO是對全世界的不公不義，也拜託他們支持台灣加入WHO。2003年由於SARS提供全世界一個反省防疫無國界、反省政治是否應該凌駕防疫的機會，也提供台灣進入WHO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，全世界均知道有台灣，台灣有SARS，而台灣不是WHO的一員。因此，2003年台灣要求加入WHO，顯得理直氣壯，中國緊張起來，甚至派出副總理吳儀親赴WHA，阻撓台灣的入會訴求。可惜2003年雖有SARS仍然功敗垂成，我們除了感嘆中國的蠻橫無理外，也感嘆台灣有些親民黨立委，想盡辦法和中國唱和，製造中國有在關心台灣人民健康，有在互通SARS訊息的假象，其實SARS資料，台灣均是由網路或透過美國CDC獲得，中國一

向掩蓋，一貫造假，我們（包括全世界）均拿不到正確的SARS資料，但中國代表在WHA仍然大言不慚說中國關心、照顧台灣人民健康。不過，出了WHA，中國代表馬上露出其猙獰的真面目，在台灣媒體問他們是否關心台灣人民的健康時，沙祖康不耐煩地說：「早被拒絕了！」、「誰理你們！」，這一句「誰理你們！」非常傳神，在台灣媒體不斷播放之下，台灣人的主體意識被激起，對中國的幻想被消滅，SARS與沙祖康的確有助於凝聚台灣人民的共識，對2004年的二二八牽手救台灣及三二〇的總統選舉，有其不可輕忽的歷史貢獻。

這也就是我常說，每年去WHO是有意義的，其意義不僅在讓世界認識台灣問題，而且外銷轉內銷，每年去WHO宣達也可達到教育國內民眾激發共識的功能，由於人民對加入WHO愈來愈有共識，加上陳水扁總統的明確指示，外交部和衛生署也愈來愈認真，各國的支持度也因而年年攀新高。2004年，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全數通過，要求美國政府要具體支持台灣加入WHO。美國衛生部長Thompson先生，也不負眾望首度在WHA發言，並投票支持台灣加入WHA為觀察員，今年雖然仍

只有二十五國支持台灣，但比起七年前的十九名已增加30%以上，且有菲律賓、歐盟、加拿大……等國家發言表示雖投反對票，但要求WHA應想辦法讓台灣參與世界衛生業務，共謀全球健康。

今年WHA的投票結果表示在陳總統連任後，台灣加入WHO的努力又進入另一個里程碑，外交部及衛生署未來要面對每年投票表決的實質壓力，而不再是以前派二個國家應付了事，陳總統已明確指示，希望2006年能加入WHO，我想外交部及衛生署一定要更加把勁，才能達成陳總統的期待。

時機已然成熟，包括長老教會派團參加，台灣聯合國協進會適時成立，二二八手護台灣活動的成功，以及陳總統的順利連任，均表示台灣意識已經抬頭，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意識已經成形，台灣要加入WHO等國際組織的共識已經建立。展望未來，政府及民間要攜手共進，對內營造更強的台灣國家意識，對外勇於負起世界地球村公民之責任，濟弱扶傾，做好健康外交。台灣站在歷史正義的一方，我們有信心在不久的將來能以台灣名義成為WHO的會員國。台灣加油！